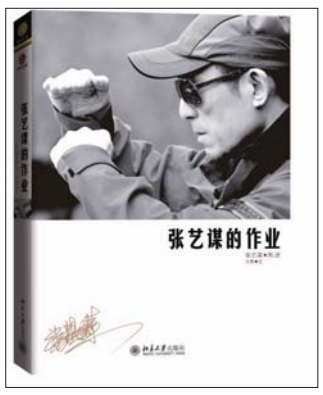
新书试读

18 电影是我的宿命



◆书名:《张艺谋的作业》
◆作者:张艺谋
◆图/述:方希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提要:

“也许我的宿命感影响了其他几个人,我觉得去就去吧,虽然是个边远的电影厂。先去,在逆境中求生存。”张艺谋说。他在逆境中过惯了,总觉得不管多难,只要你扛住,有你的个人意志和坚持,总有一天老天能看到你的努力,给你一线生机。

商量来商量去,没什么准主意。张艺谋是老大哥,其他三人表态:艺谋,只要你去,我们就去。当然,关键也在于,他们和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谈判余地,张艺谋问过学校,能不能去潇湘电影制片厂,吴子牛、张黎他们几个去那儿,也拉过他一起去。学校一口回绝:不可能。

这三个人中最不平的就是何群。78班的同学都叫他何爷。何爷心地纯良、脾气爆裂,文革中家庭受到很大冲击,从小游走江湖,同学都叫他愤青。何群是皇城根儿底下长大的,这次远走广西,极度愤怒和沮丧。张艺谋的认命倾向影响了大家,何爷的愤怒情绪也感染了其他三个人。

“其实我原本倒没什么愤怒。我自己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多少次头发丝儿细的可能性抓住才到了今天。家里我这一辈儿中,我是唯一的大学生。我已经很知足了。但是何爷那么愤怒,其他三个人也跟着愤怒起来。团伙的互相感染有滚雪球效应,更何况我们四个那么抱团。后来我们跟厂里要独立拍片的权力,跟当时的情绪都有关系。要不然,我一个人可没那么大胆儿。”张艺谋说。

虽然现在回过头来说,广西厂引进了几个大学生,也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会,开风气之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这才让这几个刚毕业的学生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和导演。不过在决定之初,不会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远走蛮荒,离开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内心无比失落。在拍《一个和八个》时,其中变形的强烈的表现精神,跟这种愤怒和失落不无关系。

张艺谋只做了半部电影的副摄影,四个人和电影厂磨,最终得到了支持,开始拍摄《一个和八个》。张军钊是导演,张艺谋和萧风联合摄影,何群是美工。年轻人第一次拍片,除了斗志之外,更大的特色是,告别过去,颠覆传统。

《一个和八个》摄影风格奠定了它的特殊意义,黑白灰的主调,不完整构图,带有硬照的构图强化色彩。明明卡好了构图,非得扭一下,歪一下,让画面和传统的完整画面不一样。“其实《黄土地》也是一样,虽然在摄影阐述中,我引经据典,搞得自己好像有点文化修养的样子,其实包装了半天,就一个意思:怎么不一样怎么来,标新立异。”张艺谋说。

萧风岁数小一点,比较谦让,跟张艺谋站在一块。何爷就不用说了,老愤青,就喜欢玩造型。导演张军钊,受了四年的导演训练,觉得电影还是要刻画人物,表达情感,不应该那么强调形式,不过三个同学态度如此斩钉截铁,道理如此掷地有声,四个人又那么抱团儿,后来也顺着仨同学走了。张艺谋说:“应该说,我们三个胁迫了张军钊,诱惑了张军钊。被我们仨搞造型的一搅和,张军钊那点儿导演的东西基本冲没了。”

技术的限制,也造成了摄影对风格有很大控制空间。那时候并没有监视器,导演一般蹲在摄影机三脚架底下,根据摄影师摇镜头的位置挪动身体,通过目视揣测拍摄效果。一段戏结束,导演一般抬头问摄影:“怎么样?”摄影说过了就过了。张艺谋和萧风眼睛堵着摄影机取景孔,除了他俩谁也看不见拍了什么。

拍了一个阶段,第一次看片,演员炸了,不演了,要求开会。《一个和八个》的演员现在都已经是大演员,陈道明、陶泽如、谢园、赵小锐。大家很愤怒,电影拍了半天,放出来一看,光线黑不说,很难看到一张演员完整的脸,还有的酝酿了半天感情,表演得也相当投入,最后只看到一只耳朵。

13 远水解不了近渴

提要:

没有人愿意深入到这种令人恐惧的瘟疫深处,如同进入布满怪兽的幽洞。包围着我的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消毒水气味的解剖间,我不责怪他们,连我自己也战战兢兢。我孤独地和死于这种怪异疾病的尸体在一起,和一个小小的他,相依为命。

“那么有没有废弃的冷库?或是位于郊野的独立建筑,可以迅速改建为冷库?这要比修建新的火葬场快捷。”罗纬芝继续完善自己的想法。传染病院院长避开风芒说:“是不是先讨论一下如何收治新病人?刚才说的是死的如何处理,当务之急是活的如何收治。”袁再春冷冷地说:“没有特效药,几乎所有现在活着的病人,最后都会变成死人。”

“中医怎么样?”袁再春问道。中医院院长说:“我们已经一味味药试用,没有效果。花冠病毒的确是完全崭新的病毒,在中医典籍里查不到有关记载。”袁再春长叹一声。研究所所长说:“我们拿到了花冠病毒的毒株,但很难解释它为什么在临床上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们正在分类和繁衍毒株,只有毒株稳定生长了,我们才能使用各种已知和新研发的药物。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申请获得更多的花冠病毒毒株。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

袁再春说:“等你们研究出结果,只怕有10座冷库冻尸体也不够了。”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用花冠病毒恢复者的血液,提取抗体和抗病毒血清,这样对于治疗无疑是有帮助的。袁再春冷笑道:“试问我们现在有几个病人,可以确保是在恢复期呢?他们的身体极端虚弱,又可以抽得出多少抗毒血清呢?用来做研究自然是可以的,但大规模地用来治病,杯水车薪!”

◆书名《花冠病毒》
◆作者:毕淑敏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具孩子的尸体。我如同秃鹫一般嗜好尸体。尸体对别人来说是恐惧和肮脏,对我来说,是盛宴和一页页翻开的教科书。我向他鞠躬。深深。也许该用“它”,宝盖它。因为生命已然丢失。但我还是一贯用“他”或“她”,在我眼里,它是活的。他会向我述说他曾经遭受的苦难,他会控诉哪些治疗是必须和有效的,哪些只是敷衍和谋财。我知道在生命离开的最后一瞬,杀手的致命一击,落在哪个脏器之上。我知道祸源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这具宝盖它。是个小他。只有,10岁。平常是有助手的,但这一次,无。我做了力所能及的防护,像一个进入核辐射区的防化兵。这使我的手指不能像平日那样灵活,当我俯下身体的时候,沉重的围裙摩擦着尸解台的边缘,沾满了血迹。关于小他的解剖病理报告,我已经书写了医学文件。我不再复述那些充满医学意味的文字。我曾多次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这个置人于死地的病毒。它竟是光彩夺目的漂亮,犹如一顶宝石镶嵌的皇冠。我把它命名为“花冠病毒”,自鸣得意。我不知道这是否能成为它的最终命名,起码这个算是它的乳名。

这几天,我查遍了所有的已知病毒毒谱,没有这个病毒的丝毫信息。狂喜,一个从未被发现的新型病毒,被我寻找并固定下来。你可以把它比拟成一个诡异的间谍,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崭新的物种。总之,无论这个险恶的病毒给病人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科学家的快乐仍是由衷而猛烈的。请不要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

现在,我要找到它是从哪里来的。在北极的格陵兰岛上,研究冰层物质的科学家们曾从冰川之中钻取出了一根冰芯。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种不明微生物突然出现在显微镜下。我能够想想他们当时的骇然,一如我此时的震惊。

科学家最后认定在冰芯里面发现了已经存活了近14万年的病毒毒株,猜测这类微生物会在适合其生存中的冰中蛰伏,等待时机以东山再起。不难想象这14万年它们是如何度过的。它们开始自我储存,进入类乎冬眠的状态。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12 人算不如天算

◆书名:《酒局》
◆作者:陈亚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提要:

尽管她爱冯雄俊,可她自己却像黄虹丽一样,对冯雄俊的情人很妒忌,而对黄虹丽却很同情。唐雨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她知道,如果说出真相,黄虹丽必定大闹,他们夫妻关系很可能彻底完蛋。

冯雄俊十分严肃地说:“这件事你们都不许走漏一点儿风声,还有,你们在公司时脸上也绝对不允许挂上愁容,绝不允许谈论贷款的事。否则,一旦事情泄露出去,公司将遭灭顶之灾。咱们只要熬过这一段时间,即可大获全胜。”

众人见冯雄俊的表情非常肃穆,心里一紧,都点点头。从公司回来后,唐雨晨远远就看到卢沧舟守候在小区门口。卢沧舟见到唐雨晨,赶紧迎上来说:“雨晨,你下班了?”唐雨晨白了他一眼,说:“你烦不烦?老是纠缠着我干吗?”唐雨晨边说边往里面走,卢沧舟紧紧地跟在后面。唐雨晨只好停下了脚步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雨晨,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呢?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再跟你啰唆!”唐雨晨说完,转身就走。卢沧舟没有追上去,而是在后面大喊道:“雨晨,我爱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的!”唐雨晨捂着耳朵,一口气冲上了楼。下午,唐雨晨睡醒后,突然想起自己关了手机,她家里的座机又刚好坏了,公司要是有事就找不到她了。她赶紧打开了手机。结果,有十几条未读短信,除了一条是黄虹丽发来的外,其余全是卢沧舟发的。唐雨晨看都不看卢沧舟的短信,就直接全删除了。随后,她打开了黄虹丽的短信。黄虹丽说:“小唐,你手机怎么关机了?我有事要找你,开机后联系我。”

唐雨晨赶紧给黄虹丽回了个电话,黄虹丽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后,问唐雨晨:“我交代你办的事,你有没有留意?最近有没有看到冯总和那女人在一起?”前段时间,唐雨晨和冯雄俊出去办事应酬,冯雄俊偶尔会让唐雨晨先回去,说他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办。唐雨晨问他什么事,他总是支支吾吾不愿说。唐雨晨猜想,他可能是去找情人李露了。

唐雨晨对黄虹丽撒了谎,说:“我跟他出去这么多次,都没发现他有异常行为。”黄虹丽听了很满意,说:“小唐啊,这男人一天不注意,他就容易变坏,麻烦你继续帮我盯牢他。有情况你随时通知我,改天我再好好感谢你。”唐雨晨挂了电话,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觉得黄虹丽很可怜,自己也很可怜。转眼,已经到了一月底,该是发工资的时候了,可冯雄俊公司账上已无分文。冯雄俊沉思犹豫了一下,还是给黄虹丽打了个电话说:“下午你跟银行预约一下,明天把那笔50万元助学款取出来。”

次日,黄虹丽将50万元交给了冯雄俊。冯雄俊交给财务部发完工资和报销了厚厚一沓单据后,账上只剩下几万元了。随后,他给林淦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林淦打车赶了过来。冯雄俊呵呵一笑,语重心长地说:“老林啊,这段时间公司资金是很紧张,不过再过一段时间,咱们的好戏就来了。”

“到底是什么好戏?”林淦问。冯雄俊说:“实话跟你说吧,我大量购进菠萝格,是看好它的市场。近段时间内,它的价格一定大幅上涨!”林淦吃惊地问道:“你怎么这么肯定?”冯雄俊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菠萝格是从哪里进口的?”

“印尼啊!”林淦不解地说,“可跟这又有什么关系?”

“印尼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冯雄俊接着问。

“印尼最近发生大海啸啊!”说完,林淦突然有点儿醒悟过来,“哦”地叫了一声。“没错!”冯雄俊说,“新闻报道说,印尼在海啸中之所以损失惨重,跟乱砍伐树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有关。此次事件后,印尼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措施对滥伐树木现象加以控制。同时,印尼灾后对菠萝格的需求量必定加大。这些因素将导致菠萝格的进口量减少,价格必定上扬!到时候,咱们一出手,即可大赚一笔。”

“原来如此,难怪冯总大量购买菠萝格。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林淦感慨道。“做生意必须要密切关注时事,不仅是本市的,国内的、国际的都要注意。只有紧跟时代,你才不会被淘汰出局。”听了冯雄俊的解释,林淦不禁暗暗心服。

“年后看我的好戏吧!”冯雄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